

到庙坡去做陶

刘立勤



季春的一个周末，一群喜欢读书的朋友组织了一个“把春天诵给你”的活动，邀请我一起去庙坡诵读春天。说实话，我喜欢读书，不喜欢庙坡，不喜欢庙坡上的盘山路，更不喜欢庙坡人骨子里的傲气。可我生性热爱美女，不愿拂了美女的好意；我也喜欢春天，想去看看春天的花儿，便陪着一群帅哥美女去了一趟庙坡，走进了庙坡的老窑，走进庙坡诗一样的春天，有幸做了一回陶。

记忆里的庙坡是和陶联系在一起，犹如景德镇与瓷，是一个地方的地理标志。中国人见到精美的瓷器，大多会想到景德镇；镇安人见到陶罐瓷器，必定会联想到庙坡。景德镇的瓷器在中国做不到家喻户晓人持有，庙坡的陶罐曾经是镇安以及周边市县家家户户必备的容器。那时，人们喜欢腌菜，也只能喜欢腌菜，一个冬天和半个春天的碗里都是由腌菜统治。腌白菜、腌萝卜、腌辣子、腌芥菜、腌雪里蕻，还有腌柿子、腌鸡蛋……人们腌的不仅是蔬菜，是生活，也有来年的希望。生活也好，希望也好，甚至是在的诗与远方也罢，都需要一件外衣，需要一个包装，需要一个容器。

庙坡的陶罐是那个时代最为紧俏家家必备的容器。于是，庙坡人的傲气

就来了。先不说制陶，单看那满满的架子车——一人高的水瓮、半人高的泡菜坛子、小腿高装酒的老罐，奇形怪状的盐罐、药罐、酒壶以及尿壶，还有大大小小吃饭的碗，层层叠叠攀附一起，草绳缭绕，袖光闪烁，像一个艺术品展柜一样古朴又漂亮，让人敬佩不已。

他们还不怕麻烦，到一个村子就卸下来，坛坛罐罐摆在那里任人挑选。小件的陶器多用双手拍罐，凭着声音来判断有无破裂或者砂眼。大型的水瓮坛子，买主眼观手拍耳听了不算，还要用水检验——装水测试不准，要在罐子里放一把麦草点燃，顺势把罐子倒扣在装有积水的木盆里。要是罐子冒烟不吸水，必定是有砂眼、有裂纹的破罐子；倘若呼噜噜几声把盆里的水吸干了，那绝对是个好货。用它装水不臭，装粮食不生虫，腌出的菜颜色鲜艳，吃起来嘎嘣脆。据说盛唐的皇室也曾采购过庙坡瓦罐，用于贮存宫廷美酒。

皇上的女儿不愁嫁，那些陶罐也不愁销，庙坡的人跑起来了，气色红润一脸冷淡，对人爱答不理的。县里还让瓦工和窑匠吃了商品粮，年少的我对庙坡就有了无限向往，想搬到庙坡去当罐农，吃商品粮，哪怕当个上门女婿都成，

甚至是到庙坡走一遭也行呀。一直盼呀盼呀，多年之后终于去了庙坡，才知道庙坡并不全是美好。

隆隆的炮声，烟尘腾空而起欲与白云试比高；滴滴的喇叭，黄尘滚滚试图吞噬了汽车。烟尘终究高不过白云，黄尘也跑不过汽车。它们气急败坏飘荡在庙坡的天空中，给民房、给庄稼、给路面铺上一条黄色的泥毯，把那里变得灰头土脸。公路也不争气，曲折回旋，坑坑洼洼，坐在车上蹦蹦跳跳。司机拼命扭动着方向盘，汽车忽左忽右，肚子里的汤汤水水闹腾起来，头晕目眩吐天吐地，好像是犯了严重的颈椎病。我们的酒场上从此诞生了一句名言——把你送到庙坡去。意思是让你享受醉酒呕吐的滋味。庙坡被我视为畏途。

如今，我疑惑了，这还是庙坡吗？厂子还在生产，车辆川流如梭，而天是蓝的，地是绿的，一座座小别墅别致漂亮不说，窗户的玻璃还闪烁着春天的阳光。路还是弯道众多，路面宽阔了，路边油菜花金光灿灿，月季五颜六色，一树树的樱桃也到了成熟的季节，绿叶密布点点红晕，让人生出无限美好的想象。偷看一眼开车的美女，她一边惬意地听着音乐，

一边随意地把玩着方向盘，春风和煦，春光明媚，汽车在绮丽的画卷之中平稳行驶。爱好晕车的我没有半点不适，还生出别样的情愫。

不过，庙坡人还是那么骄傲。他们种花种树种春风，赐樱桃以黄艳玫红，予核桃以青碧水灵，赋油菜以灼灼光华，让小麦碧绿茁壮，硬是在灰黄的土壤上画出一个仙境一般的乡村，成为网红打卡地。腌菜的辉煌一去不复返，陶罐也走进记忆的尘埃之中，庙坡的陶艺却焕发新的生机。他们复修传统的姜家古窑，开办了新的制陶作坊，茶杯茶盏，花瓶酒具，琳琅满目，让人爱怜。

王家还开放了制陶工艺，让游客参与制作陶品。年少时，我曾经在瓦厂学手做过瓦坯。今天，我想在庙坡做一尊仕女，或是花瓶，揉搓着柔软的泥块，左思右虑无法下手。像是面对欢喜的大眼睛想说一句火热的话，怎么也张不开口。想来想去，我做了一个斗笠形小盏。有人说那是小碗，有人说像茶杯，有人说像酒杯……无论它像什么，那都是庙坡留给我的记忆，是春天“诵”（送）来的礼物，滋养丰盈我做骄的心态，欢迎生活带来的酸甜苦辣。

宽恕(外二首)

冀卫军

弥留之际。那个唯一
不需要回报，只懂付出的人
还在自责。没能给孩子们留下什么

泪水，淹没了一座城
也未能挽留住，一个母亲
依恋的身影。哀乐

似流水，推着送葬的队伍
一步步走向终点，独自
驻扎进一个人的心里。悄无声息

面对坦荡，奔放的阳光
羞于说出悲伤。宽恕

谎言

你说的，他说的
以及他们说的，像一道道诏书
拼接出一间间的监舍，就地
打着转转

一些白纸黑字
比一把匕首还要冷酷，绝情
不容置疑和冒犯

从生到死，有时比一炷香
还短命，残留的灰烬
被一场风流放，没有归期

数不清。多少人
一生都被谎言监禁，从未设想过
人生会有另外的答案

软肋

去世前。母亲比一只蚂蚁
还要卑微，除了操持大小的家务
努力把自己分成六瓣，尽心
侍奉着公婆和丈夫，尽力呵护着
五个孩子，唯恐亏欠了一家人
而单单忘掉了自己的存在

如今。时常望着
相框里的母亲，慈祥而坚毅
看着酣睡的孩子，即使遭受一丝委屈
也不惜拼尽自己整个生命

生活面前。自己活得
越来越像母亲，有着同样的软肋
却无比刚强。仿佛

祖辈相传的
一件珍贵的传家宝



陪床

鱼在洋

1

36床，去手术室！一个有轮子的床，吱吱响着停在病房门口。一个拿着病历夹的护士，用普通话吆喝着。

换上一身病号服的老父亲，被我和妹妹抬到病床上，在住院部10楼的楼道上往前推。护士说只能一个人，我推着老父亲。他的头朝前面，脚在我这边，楼道上人来人往，我生怕撞到别人。

去手术室有专门的电梯，有专人守护。下到五楼，穿过一行又一行排队看病的人，又进电梯。床很长，掌握不好会撞了父亲的头。有轮子的床吱吱呀呀响着，又出了电梯，来到了五楼手术室前。有十几张床并排放在那里，病人们都穿一样有道理的病号服，分不清男女，看不清年龄。

手术室的门关着。门一开，就有护士出来喊叫，谁谁谁。他的儿女们马上把人推过去，护士接过去，推进了手术室，门关上了。

不一会儿，叫老父亲的名字。我推过去，对父亲说，不要紧，小手术，没事的。父亲没有言语。手术室的门关上了，一颗心却悬了起来。

老母亲和两个妹妹急匆匆赶来，她们得等电梯。我说，刚刚推进去了。手术室的门外，南边还在装修啥房间，电锯吱吱的响声让人惊悚。那些站着的、坐着的亲属们，脸上都是焦急的、不安的。

有个甘肃来的40多岁的黑衣女人，手中袋子里有几个馒头，把老父亲刚推进去，一会儿又被推了出来。听大夫说她88岁的父亲，有多种瞎病，没法再动手术了。女人面无表情，弯腰推床。那个大大的带轮子的床，又吱吱呀呀地向前滚动，她消瘦的背影上，好像写满了孤单无奈。

我的心突然疼了一下。要是我也活得那么久，病得那么重，让我女儿这么推着，心里该是多么的无助，滋味会是多么凄凉。还是娃多好，我们姊妹几个，老人动手术时，四五个人等着照应。到了我们老时，重现的一定是刚刚看到的场景。

半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一个手术的都推了出来，他们的穿戴都一样。有一次我以为父亲出来了，跑过去一看是个女人，那个女人已经醒了，她的儿女们一脸欢笑。老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脸熬煎。我和两个妹妹、妹夫站在手术室门前，心里都有点着急，但都不想说出来。

十二点三十分左右，手术室西边门

半掩着，我看见一些穿着紫色衣服的医生，像工地上民工一样，跪在楼道吃外卖。填填肚子又得干活，谁都不容易啊。

门开了，那个声音沙哑的何大夫出来了，她是主治医生，她说马上了。不一会儿，门打开了。老父亲被推了出来。半麻醉，人还清醒。我问他疼不疼，他说说不疼。我推着吱吱呀呀的床，又在楼里拐东拐西，上到了病房。大家抬着把老人放到了病床上，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2

大医院像当年的国营商店，态度总是不冷不热的。你爱来不来，我不愁没人上门。有真货就像有本事，人家牛气你没脾气。

医生找我谈话，我急急匆匆赶来，却没见过医生。我干等无聊，面前有个病历夹，刚揭开，一个实习的小姑娘医生就训我，那是病人的隐私，不能看。我说，没看啊。她说，你懂不懂规矩？我躁了，都退休了还受这气，刚要发火，被老母亲拉住了，说，我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吵架的，让医生不高兴，你能有好果子吃？

我咽口唾沫，只好忍了。何大夫来了，她声音沙哑，脾气好。她拿过桌上的心脏模型，耐心给我解释。她说，治你的老人安起搏器，治不了房颤，也治不了脑梗。你还安吗？我说，总有有用吧？她说，安起搏器，只能让他心一直跳，让他的大脑萎缩延缓，不要指望一个起搏器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点点头，在一堆文件里，签了几次我的名字。还专门抄了两句承诺的话，我知道并愿意承担手术风险。

老父亲86了，每年都要住一两住院。去年四月，在西安四院，治好了一只眼睛。冬天在商洛中医医院住院时，又发现心脏间歇4秒。小妹是学医的，她咨询了多次，坚持要安起搏器。她说，心脏有4秒是停搏状态，这就是临床危急值范围了！而且会越来越严重，突然出现晕厥，如果救治不及时，根本就救不过来。

商洛和西安很近，动手术这种事情，好多人选择去西安，人家医术高么。脾气好的没本事，脾气不好的本领大。我们四个一商量，就到了交大一附院。小妹在这里有认识的人，提前约好，一来就住上了院。病房里一个河南人装支架，一个西安人也是检查支架。装起搏器的人就我们一家。墙上写着一级护理，其实就是量量血压，送点药，输点液，不如商洛护士热情。

晚上去做CT检查。在外科大楼的一楼有五六十人，排队叫号，打加强针，在检查室前又排队。大医院就是这样，连周日晚上人都这么多。

3

老人住了院，晚上陪床。我对二妹和妹夫说，作为儿子，我陪老人是应该的。我退休了没事，你们还要上班，不要争。

面善的关中男人正在拖地，他说，他们有陪护床，一晚10元，我预付了30元，准备先睡几晚。刚拉开，母亲嫌被褥脏。二妹从家里拿来了一个折叠床，还有一个睡袋。我在父亲床边的墙角，挤挤卡卡支起来。

折叠床太小，睡袋当被子又当褥子，长腿总是放不下，悬在空中很不舒服。一连六个晚上，我都带着半条腿，蜷着身子陪床。孝顺两个字说出口容易，做起来好辛苦，陪床的日子更难熬。每晚七八点的时候，病人们都准备睡觉了，早上六七点他们又醒来了。有的人打呼噜，先像开火车，后又紧急刹车，忽急忽缓，好像让人卡着脖子，又与人拼命撕扯，吵得人一夜没法睡。翻来倒去眼还睁，夜半三更盼天明。睡不着的滋味，比床上的病人还难受。

妹夫老翼几次要换我，我说，没事，我不上班，白天休息。就这样，我晚上陪床，白天80多岁的老母亲来换我，我就去二妹家休息。

西安的地铁，八点多的时候，人像拥塞，看着那些年轻人急匆匆的背影，想想他们也不容易。

老父亲动了手术，安了起搏器。当晚，老母亲一再交代，不能让他坐起来，不能翻身，不能用手摸左边胸口。上厕所也得床上解决，24小时之后才能动弹。

我去医院门口买了尿壶。晚上又是四五次给老父亲接尿，生怕他坐起来。迷糊一阵，仄起身，看他安静平躺着，才放下心。一连几晚，61岁的小老汉陪着86岁的老老老，我和老父亲真像歌曲里头唱的那样，一对沉默寡言人。似乎什么都没有说，似乎又说了很多。

4

天黑了，老父亲说，我没事，你下楼转转吧，睡觉时再上来。

住院部的电梯，总是人挤人。专门有两个工作人员指挥，拉红线，让人们排队。两边队伍一排都有五六十人。有坐在轮椅上的，有身上写美团外卖的。东边电梯从10楼开始

到顶，西边电梯只到10楼。上班时间，电梯排队总得耽搁一二十分钟。电梯里人贴人，香水味、臭汗味让人难受。晚上，电梯上人少了，空荡荡显得很大。

小花园里有吸烟区，坐在木椅上，点上一支烟。每个凳子上都坐着人，操着各地方言，他们估计也是陪床的，像我一样出来放风。白天，阳光从树梢里照下来，这里像个口袋公园。晚上月光洒下来，朦朦胧胧的，我看着满楼亮着灯的窗户，心想，医生们也不容易。

这些日子，急性子的我，学会了慢慢等待。有的事情是急不得的，就像没法睡觉的夜晚等着天亮，天总是不亮一样。

大医院总是这样，床位像学位，紧张得很。做了手术三天就让你出院。在一楼大厅结算了住院费，给老父亲换上了自己的衣服。我们一家人坐上网约车的时候，阳光显得特别明亮。

天有点热了，街上的人穿上短袖，神色怡然。医院依然人来人往，都是一脸愁容，带着希望而来。正如鲁迅所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得病。病了的时候，总是要上医院的。这些年，老人老了，总是在这样那样的医院里来来往往。见到了太多好的医生，也碰到了太多不好的护士。我也慢慢理解了大白们的不易，谁去看病都愁眉苦脸，长期待在医院那样的环境里，心理需要多么的强大。

人从医院出生，又在医院死去，来路也是去路。谁都不想与医院再见，却总是在病房里相见，尤其是人老的时候。人挤人的电梯，带轮子的床，乌泱乌泱的看病人，也是一种无奈人生，一种活着就得忍受的疼痛。

躺在自己家的床上，比躺在医院的床上幸福。家里的床没轮子，安稳得能做好梦。医院有轮子的床，通向的是与病痛厮杀的战场，后果悲喜难定。

人生就是这样，在与病痛的纠缠里一次次前行。医院是一个谁都得多坐上几次的考场，陪床只是孝顺考试的及格线。

中国已进入老年社会，我们这些60后也无奈地老去。白发浪潮考验亲情，考验人性。亲情的考场，及格容易，优秀太难。

爱国爱家，先从爱身边亲人开始；爱身边亲人，先从爱老尊老开始；爱老尊老，先从老人住院耐心陪床开始。

